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廿六冊

新刊增補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搗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



詞曰

掉臂疊肩情態炎涼冷煖紛紜興來闐望長兒孫
石女須教有孕莫使一朝勢謝親生不若他生
爹爹媽媽向何親撥轉窟臂不認

右調勝長天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西
門慶上東京見家中婦女多恐惹是非分付平安無事關
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姊妹每都不出來各自在房

做針指、若敬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鴻或來
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都嚴緊了、這潘金蓮因
此不得和敬濟勾搭、只賴奶子如意備了舌、逐日只和如
意見合氣、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
教如意兒同韓嫂兒漿洗、不想這邊春梅也洗衣裳、使秋
菊問他借棒撻、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撻衣、不與他說道、前
此亦如、意思多事
日你拿了個棒撻使着罷了、又來要、趁韓嫂在這裡、要替
爹撻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走來對春梅說、平
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
春梅道、耶、樂、耶、樂、怎的這等生分、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

寓得巧甚
幾今如意
無立腳處

如意若知
局此時便
宜轉口何
更出抵觸

燈盞來、借個棒槌使使兒。就不肯與將來。替娘洗了這褻
脚。教拿甚麼槌。秋菊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使使罷。這潘
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裹脚。忽然聽得。又因懷着仇恨。尋不
着頭繇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你自家問他要。去不
與罵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一冲性子。就一陣風走來。李
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外人也。怎的棒槌借使使。就不與
如今這屋裏又鑽出個當家的來了。如意兒道。耶嚶耶嚶。
放着棒槌拿去使。不是誰在這里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
分付趁韓媽在這里。替爹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紬褲子來。
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槌兩下兒着。就駕上。

之言益乍
得主人寵
驕喜心正
盛未經磨
鍊不能一
時卒平耳

許多誑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卽跟
了來。便罵道。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如今
這屋裏就是你。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
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漿洗衣服。
你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
娘怎的說這話。大娘不分付。俺們好掉攬替爹整理的。金
蓮道。賊淫刺骨雌漢的淫婦。還濕說甚麼嘴。半夜替爹通
茶兒扶被兒是誰來。討披襖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
○○搶○白○得○其○甚○○○心○病○○○從○撞○姐○更○毒○○○
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如意道。正
經有孩子還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這金蓮不聽便罷。

說兒以有
子檀寵金
蓮受累極
矣故今補
風捉影而
卽掘其腰
可謂曾經
蛇咬夢井
索而懼也
讀之噴飯

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只用手掘他腹虧得韓嫂先向前勸開了金蓮罵道沒廉耻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每這里還聞的聲喚你來雌漢子你在这屋裏是甚麼人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二壁挽頭髮說道俺每後來也不知什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裏狐假虎威成起精兒來老娘成年拿雁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邊慢慢的走將來說道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却在這里亂些甚麼一把手

拉到他房裏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爲什麼起來這金蓮
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呵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
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我在屋裏正描鞋你
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倘倘兒去搥在牀上也未睡着只
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搥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裏脚
搥搥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却是秋菊問他要捧搥使
他不與把捧搥匹手奪下了說道前日拿個去不見了又
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搥衣服哩教我心裏就惱起來使
了春梅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服人俺每
手裏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裏什麼兒壓折轎竿兒要你來

金蓮一口
叙七八百
言語淺入
深節上生
枝竟無歇
日處而其
中自為起
伏自為頓
挫不緊不
慢不閒不
忙似亂似
整若斷若
續細心玩
之竟是一
篇渾人絕
妙大文字

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裏硃裏剝刺的。教我一頓捲罵。不是韓嫂兒死氣力。賴在中間拉着我。我把賊沒廉耻雌漢的淫婦。口裏肉也掏出他的來。大姐姐也有些不是。想着他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摺兒。教我和他爲冤結仇。落後一染膿帶還。塚在我身上。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的。你做妳子行妳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每眼裏是放不下砂子的人。有那沒廉耻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里去了。還在那屋裏纏。但往那里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口裏一似嚼蛆的。

忽思前忽
慮後忽恨
張忽怨李
金蓮一腔
如生

金瓶梅
不知說些甚麼。到晚夕要茶吃。淫婦就連忙起來替他送
茶。又替他蓋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個久慣的淫婦。
只該丫頭遞茶。許你去撐頭。獲腦。雌漢子。爲什麼問他要。
披襖兒。沒廉耻的。便連忙舖裏拿了紬段來。替他裁披襖。
兒。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他爹進屋裏燒帛去。見丫頭老
婆在炕上。過子兒。就不說一聲兒。反說道。這供養的匾食
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縱容着他。這
淫婦還說。爹來不來。俺每好等的。不想我兩三步。忒進去。
謊得他眼張失道。就不言語了。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
妻淫婦。就這等餓眼見瓜皮。不管好反的都收攬下。原來

是一個眼裏火爛桃行貨子。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瞞着人搗鬼。張眼溜睛的。你看他如今別模改樣的。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粧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那玉樓聽了。只是笑。因說你怎知道的。這等詳細。金蓮道。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曉得。雪裏埋死屍。自然消將出來。玉樓道。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謊兒。成不的。他不攛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寡。瘦。的。乞。乞。縮。縮。那。個。腔。兒。吃了。這。

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
到明日又教他上頭上臉的。一時桶出個孩子當誰的。王
樓笑道。你這六丫頭。到且是有權屬說畢。坐了一回。兩個
往後邊下棋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繫

萬事無根只自生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
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看着收
拾打掃公廨乾淨住下。方纔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
接着。盥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
天地位下。告許愿心。月娘便問。你爲什麼許愿心。西門慶

一陣風便
刮得有趣
實貴人嬌
脆如此

道休說起我拾得性命來家。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
黃河行到沂水縣公角鎮上。遭遇大風沙石迷目。通行不
得。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都慌了。况馱垛又多。誠恐
鑽出個賊來。怎了。比及投到個古寺中。和尚又窮。夜晚連
燈火也沒個兒。只吃些豆粥兒。就過了一夜。次日風住。方
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更苦十分。前日雖熱天還好些。這
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耽許多驚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
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在路上就許了愿心。到臘月初一
日宰猪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裏怎不來家。却往衙
門裏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

新陸是匠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戶名永壽貼刑不上

二十歲捏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門裏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直待夏家搬取了家小去他的家眷纔搬來前日夏大人不知什麼人走了風與他他又使了銀子央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太尉說情愿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得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裏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

是淺人亦
是好人

是什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是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
子火燎腿樣、有不的些事兒、告這個說一場、告那個說一
場、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提防、人家
悄悄幹的事兒、停停妥妥、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
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裏、容日你買分
禮兒、走走去、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
去罷、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裏外心兒、休說世人、正說
着、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去不去、西
門慶道、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應諾去了、李嬌兒、孟玉樓